

泰中學刊

詩琳通

泰中學會出版
第四期



出 版：泰中學會

發 行：泰中學會

責任編輯：洪 林

代 售 處：南美有限公司

售 價：一百五十銖

出版日期：一九九八年八月

泰中學會第四屆理事會

顧問：強・提拉逸博士

陳貞煜博士

林長茂

會務顧問：江白潮

會長：吳漢泉（沙拉信・威臘蓬博士）

副會長：張仲木 林光輝 韓 江 黎道綱

秘書：洪 林

財政：修 朝

常務理事：馮風鉅 侯志勇 陳健敏

理事：江文光 何紀文 蟻光漢

謝遠章 劉麗芳 陳文賢

黃振中 慕 柳 盧永光

徐仲熙

目 錄

✓漢書都元國考（黎道綱）	1
✓大城王朝中期的泰中經濟貿易關係（張仲木）	10
✓泰國古籍有關雲南洱海、瀾滄江及河蠻的傳說（謝遠章）	13
✓試析二戰後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的變化發展（許肇琳）	21
✓我對泰國—泰中文學作品互譯之觀點（林光輝）	31
亞洲學者看亞洲：亞洲，何去何從？（吳 佟）	45
✓宋大峰祖師崇拜流行泰國述略（林悟殊）	51
✓李拂一和西雙版納民族教育事業的情結（朱德普遺作）	63
《島夷誌略》羅斛條地名考（黎道綱）	66
“叻撈”國（陳健敏）	77
✓中國傳統文化對泰華文學的影響（洪 林）	89
✓中國“優”在泰國之沿革（修 朝）	94
✓族泰豐邑華人工商業發展概況（徐仲熙）	98
淺談對聯（盧永光）	109
潮州狀元林大欽（慕 柳）	122
培·黃帕功博士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院（張仲木）	125
泰國風箏史話（修 朝）	128
附 錄	130
會務簡訊	136
編 後 話	137

漢書都元國考

黎道綱

《漢書》地理志粵地條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公元前140至87年）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歸，大珠至圍二吋以下。平帝元始（1年至5年）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這是我國古籍最早與東南亞海上交通的記錄，其中提到的地名，中外學人作過許多考証，但至今尙無定論。

一、沿海航行和步過地峽

公元一、二世紀，亞歷山大的地理學家托勒米寫了《地理志》，共八本，最後一本附了一張世界地圖。從地圖看，東方的印度顯得過短，而錫蘭顯得過大。馬來半島亦大，再過去是中國，是東邊之極。地圖并未繪出赤道以南的地方。

從地圖出現的馬來半島看，可見人們對馬來半島頗爲熟悉。在馬來半島以南，地圖上只有少數幾個島，說明這些島嶼當年在航海貿易中并不重要。從地圖看，古代阿拉伯航海家越過印度洋的航線，是以錫蘭和馬來半島爲主，印度并不重要，因此航海家對印度所知不多。

爲甚麼他們對赤道以南知識不多，在地圖上沒有繪出呢？一是當時的觀念以爲地球是方的，是有邊的，過了赤道，有可能掉到地球之外。另一原因是，靠近赤道，有一個無風帶，在無風帶裡，大海平靜，風向不定，航行極爲困難。托勒米地圖中，在馬來半島附近，沒有蘇門答臘、爪哇島、加里曼丹幾個大島，說明上述島嶼在當年阿拉伯航海家的航線以外。古代阿拉伯商人到東方來，只停在馬來半島，沒有到中國去。從托勒米地圖提供的知識，可以這麼說，在二千年前，漢使經南海到印度去，一般也不必到蘇門答臘，因爲蘇門答臘不在當日的航線上。〔1〕

許雲樵說，“自印東來，初時大抵沿孟加拉灣航行，至馬來半島北部之地峽，捨舶登陸，將貨物運至東岸，再搭舶續航至中土；……”〔2〕

“有許多人認爲（都元國）在今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但這些說法尙可商

樅，因爲二千多年前，航海技術未精，出海船舶習于沿海而行，應循北部灣北岸，沿今越南，柬埔寨之海岸，繞泰國灣，而後才達馬來半島。除了偶然的情況，一般不會由南海直駛馬來半島南端，更無法使之成爲一條固定的航線。”

〔3〕此說甚是。我以爲，在漢代，海上航行主要是沿岸而行的，漢書之‘步行可十餘日’，正是行過地峽的証據。

我以爲，沿岸航行和步行過地峽是了解漢書地理志這條記載的鑰匙。

下面分別探討都元國，邑盧沒國和謠離國的所在。

二、古籍中都元國

藤田豐八認爲，都元國就是〈通典〉所載的都昆國（又云都軍），并可求于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附近。〔4〕

岑仲勉以爲，都元在泰國克拉地峽以北（今屬泰國）之HTAYAN，南去萬侖灣不遠。〔5〕

許雲樵認爲，“而都元與邑盧沒二國，應求之於婆羅洲及暹羅南部，決不可能遠至蘇門答刺及緬甸。都元既在婆羅洲，亦得爲〈通典〉之都昆或都軍，因〈通典〉明言，‘扶南渡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國’，扶南，人皆知爲今柬埔寨地，金鄰大灣當爲暹羅灣無疑，故都昆不在馬來半島即在婆羅洲；以都元行程推之，則後者較妥，……”〔6〕

朱杰勤說是在越南南部的沱囊。〔7〕謝光以爲都元即〈新唐書〉的陀洹和乾陀洹，即今泰國的碧武里。〔8〕

爲了說明都元國的所在，我們不妨把〈漢書〉以來的有關資料羅列下來，再作討論。

〈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扶南國傳〉云：“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遜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

〈通典〉卷一八八〈邊防四·邊斗〉云：“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并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

〈晉書〉卷97林邑傳載：“（范文）乃攻大歧界，小歧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併之，有眾四五萬人。”〈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

〈太平御覽〉卷790屈都乾條引〈外國傳〉說：從波遼國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國土地，有人民可二千餘家，皆曰朱吳縣民叛居其中。同處波延洲條引〈外國傳〉說：從屈都乾東去，船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有人民二百餘家，專採金賣與屈都乾國。

這裡的屈都昆，都昆，都軍，屈都乾皆是都元的異讀，只是屈都乾的‘乾’字當日應讀如‘干’。

從有關屈都乾的四條記載看，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屈都乾在漢時已存在；自林邑行，要坐船數千里，其人民夷也；晉時，曾爲林邑所併，其鄰有產金

之地。

三、唐代陀洹國即是漢時都元國

我同意唐代的陀洹就是早年的都元國。爲了說明這一點，下面我們不妨先看看史書有關陀洹國的資料。

〈隋書〉卷八二〈南蠻·真臘傳〉載：“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類似記載一直見于後期有關真臘的各類史書。

〈通典〉卷188有陀洹條說：“陀洹國在墮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色數十莖，與翅齊。”

〈舊唐書〉陀洹國傳說：“陀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趾三月餘日行，賓服于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無蠶桑，以白氎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644）遣使來朝，二十一年（647）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并給之。”

〈新唐書〉卷222下訶陵傳後附墮和羅條云：“墮和羅，亦名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羅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又說：“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

要弄清陀洹的方位，有必要把上述記載加以討論。

陳序經說：“從陀洹條來看，這個國家既在墮和羅的西北，應該在緬甸的東北部去找，但若根據真臘條來看，陀洹既與參半，朱江，林邑等國排在一塊，而且又數與真臘戰爭，其國應距離真臘不遠。”〔9〕所見極是。

〈通典〉說，陀洹在墮和羅（投和，墮羅鉢底）西北；〈舊唐書〉說，東南與墮和羅接。宋代的〈太平御覽〉于是照抄一遍。

謝光評論說：“〈新唐書〉關於墮和羅和陀洹情況的介紹，除大體保留〈舊唐書〉墮和羅傳和陀洹傳的內容外，并有了補充，同時也有更正；更正的就是：〈新唐書〉不再說陀洹“東南與墮和羅接”，而只說它“在環王（按即林邑）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這個更正很重要，因爲如果東南與墮羅和接，其地必在墮和羅之西北，那就是在緬甸境，而不是“在環王西南海中”了。〔10〕這真是真知灼見。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墮羅鉢底國的疆域大致已比較清楚。〔11〕它在今泰國中部，以佛統古城爲中心，南有叻武里府夜功河上的庫布古城爲重鎮，統曇陵，接盤盤；北有素攀府烏通古城爲重鎮，與當日以今室貼古城爲都的迦羅舍弗國境的碧室拉差古城（今猜納府孟訕古城）相接。〔12〕西面擁有北碧府至毛淡棉，土瓦而接海。

要了解唐代今日泰國中部的面貌，墮羅鉢底時期泰海灣圖是一個關鍵。

〔13〕我們可以發現，泰海灣在那時，西起今碧武里城以西，碧武里城正好在海灣半島上，它和叻武里，佛統，素攀，華富里，巴真，春武里，都是瀕海或近海的古城。大城，坤西育是島嶼。這些古城中，年代最早的是素攀府的烏通城，巴真府的摩訶梭古城，烏通城在海灣西、摩訶梭城在海灣東，其次是巴薩河下游的室貼古城。上述古城都有著早期人類定居的遺跡。佛統，庫布（叻武

里)，華富里，碧武里，大城，是墮羅鉢底時期建立的城邑。〔14〕

這些古城，我們如今都一一給它們還了原，如，碧武里，宋代叫登流眉，唐代叫曇陵；叻武里的庫布古城，宋代叫真里富，後來遷移城址，新名叫叻武里，中文仍稱真里富。〔15〕佛統是墮羅鉢底的國都，素攀的烏通古城原名金鄰，後來的素攀，叫做潯番，陳宜中改稱暹。〔16〕華富里是羅斛，後來，其權力中心移到大城，另起了AYODHYA的名字，俗稱YUDIA猶地亞，〈嶺外代答〉稱窰里（在許多書裡，往往被誤寫作窰里），但正史裡仍稱羅斛。〔17〕春武里的古城是波斯蘭。〔18〕

只有巴真府的古城至今沒有人提及。1986年，提達·沙拉雅寫了一篇文章，介紹了這座摩訶梭古城。〔19〕

四.巴真古城的發現

泰國巴真府摩訶梭古城，其佈局類墮羅鉢底城，長1550米，寬700米，城內有溝，分城為兩截，類烏通和佛統古城，其年代與烏通和越南南部的奧埃奧OCE0古城相若。

古城周圍的聚落有三：1.鵠桃古聚落，在古城東北約十一公里，所見為印度教遺物。2.摩訶梭古城組，城內大部是公元七至十三世紀印度教遺物。城外四周，有佛教婆羅門教遺址，墮羅鉢底時期藝術到處可見。3.玉池寺組，在古城東南約三公里。這組古跡由古建築，古池，古聚落組成。古池有二，一是玉池SA MORAKOT，一是布刺池 SA BUA LA，其間除了原已發現的純金佛像，神像和濕婆楞外，1986年2月13日又發現一對佛足印，甚為轟動。這對佛足跡，由鐵礬土彫成，呈自然足形狀，腳指長短不一，足掌寬1.3米，左掌長3.5米，右掌長3.3米。雙足掌內，各彫有法輪，直徑1.1米。足掌間，有洞，直徑40公分，深1.05米。在佛足上，刻劃有十字叉，其跡較新。〔20〕

發掘時，在佛足印上有兩棟相連的建築，西側的為鐵礬土所建，東側用磚建，有鐵礬土圍牆，可見這裡曾先後建造過三次。第一次，用鐵礬土，與佛足跡同期建造。第二次用磚，第三次又用鐵礬土。在玉池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也可分別作三個時期來看。

玉池寺的佛足印有法輪，是印度阿摩拉瓦底時期的藝術形式，其年代不晚於公元一世紀，在泰國蓬迪發現的佛像是一至二世紀，在烏通古城發現的法輪約屬五世紀。玉池造佛足印之後，阿摩拉瓦底藝術不斷傳來，可見於玉池壁上的種種獸類彫刻的造型。素帕拉滴·里沙軍親王認為，大約二至四世紀以後，阿摩拉瓦底藝術和墮羅鉢底藝術開始在這裡出現。因此，在建造佛足印的同時，布刺池亦已挖掘，作為聚落用水。有一塊能沙布池碑，開頭和結尾是跋羅婆字母古高棉文（1-3，17-27行），中間是巴利文（4-16行），大事贊美佛法三寶，也提及佛足印，碑上注明其年代是公元761年。〔21〕這一時期的文化始於一世紀，直至九世紀。

在這一時期，在泰柬邊境的阿蘭縣，真臘人建了三座磚質石宮，有碑銘注明其一的建造年份是公元637年，說明真臘勢力已來到摩訶梭古城邊上。

第二時期在佛足印上蓋了磚質建築。這時，印度教應已傳來，建造了許多

神廟，在布刺池旁樹立濕婆楞，還發現有造型優美的頭戴高帽的毘濕努神像與此同時，在佛足跡上出現十字叉刻痕，似乎含有鎮壓之味道。這種現象與真臘的政治局勢結合起來看，就容易明白。公元802年，闍耶跋摩二世（802-85）建立吳哥，真臘勢力大振，其影響很快傳到了這座相鄰的古城，印度教于是成為統治勢力，佛教式微了。

第三期時大約在公元十三世紀，真臘的闍耶跋摩七世在位（1181-1218）。他崇信大乘佛教，重新用鐵礬土增造了巴雲形式建築物。在這裡，發現大乘佛教的觀音像，就是證據。

這座歷史如此悠久的古城，我以為就是隋書中的陀洹。

五. 陀洹國的論證和對音

一．我們說，唐代陀洹國是今泰國東部巴真武里府的摩訶梭古城，從考古調查看，其影響所及，達北柳，坤西育和春武里等地。

二．從前述考古資料可以知道，這座古城歷史悠久。在古城內外，連同從這裡到北柳府挽巧縣注入挽巴功河各小河沿岸的若干土崗上，都可發掘到串珠，石手鐲，石法輪，寶石印鑑等歷史初期至墮羅鉢底時期的文物。說明這裡的佛教文物年代早于墮羅鉢底，可回溯到紀年初年。

三．這裡發現的串珠數量之大以及其形式的多樣，與金鄰國烏通城所見相同。

四．〈新唐書〉說，自廣州去墮和羅‘行五月乃至’，又說，自交州去陀洹‘行九十日乃至’，則從廣州至交州，加上由陀洹（今巴真府）至佛統，共行六十日，是十分合理的。

五．這裡的豐富的墮羅鉢底遺存，如兩側有塔的神蛇護佛高浮彫像，說明這裡曾是墮羅鉢底國的屬國。

六．沙礪府阿蘭縣考耐石宮和考朗石宮表明，沙礪府以真臘遺存為主，與巴真府摩訶梭古城明顯不同。後者年代久遠，早期婆羅門文物，墮羅鉢底藝術，巴雲藝術都有。

七．〈新唐書〉說，墮羅鉢底國‘東（接）真臘’，而不說東接大海（當日佛統之東是泰海灣，即金鄰大灣），是因為它的屬國陀洹國在金鄰大灣東側。

八．正是因為陀洹國在今巴真府，在今泰柬邊境，所以才多次與真臘發生戰爭。

九．曼谷王朝五世王巡視巴真府後，寫到室摩訶菩大森林說，這座大森林一直接到（柬埔寨）馬德望。可見古時，自金湖北攬，沙礪，瓦他那納空和阿蘭，都是森林。這座大森林正好是墮羅鉢底國與真臘國的分界。

十．陀洹國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後，不再入貢唐朝。它何時為真臘所滅，史書沒有記載。我們知道的是，闍耶跋摩二世於802年建都吳哥，由于吳哥地近陀洹，真臘勢力很快就擴展到墮羅鉢底國東側屬國陀洹國來，這裡後來于是有了一個新名字，叫做‘呈坎民’TA KHMER，意即‘吉蔑人碼頭’。

後來，由于上游泥沙淤積，海岸迅速南移，繁榮了千年的陀洹國衰落了。

從前述的考古發掘，我們知道摩訶梭古城的年代極早，比墮羅鉢底國早好幾百年，和大概是金鄰國的烏通同期。因此，這個陀洹國應即是早年的都元國，屈都昆，都昆國，都君國。

打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在都元國土地上，如今有三個相去不遠的城邑，其一是巴真府直轄縣 PRACHINBURI，一是室摩訶菩縣 SRIMAHAPHO 或叫呈坎民縣 TA KHMER，另一是尖竹堪縣 PRACHANTAKHAM。巴真是曼谷王朝時起的名字，TA KHMER 是真臘人來後的名字，SRIMAHAPHO 因樹得名，都不可能是古代原名。倒是 PRACHANTAKHAM 這個名字，怪里怪氣，值得考究。

陀洹一詞，唐以前的古音類似 DA HUAN，直是 TAKHAM 的對音。而都昆，都軍，都君，亦類 TAKHAM。而其它寫法，如真陀洹，乾陀洹，以及屈都昆，也是 CHANTAKHAM 的對音，至于爲甚麼 PRACHANTAKHAM 這個名字不出現在摩訶梭古城之所在，而被移往附近，這是摩訶梭古城爲真臘取去後，或另改名字爲 AWATAYAPURA。〔22〕其原名 PRACHANTAKHAM 遂爲其遺民所保留，遷移至今尖竹堪，正如廣州古名番禺，後來爲番禺縣保留下來一般。

今巴真府治以東，有甲民武里縣，華人稱爲金湖北欖，其境內有廊訕松一地，以產黃金著名，廊 NONG，湖，洲也，或即波延洲，但相去僅數十里，黃病佛于 1960 年前後至甲民武里，在這裡看挽巴功河之源頭，斯時市區正爲山洪所沒，則洪患爲一大害。〔23〕說明千餘年來，挽巴功河已爲淤泥塞去很多，在千餘年前，自陀洹沿挽巴功河可至波延洲一地。

因此，陀洹，真陀洹，陀垣，屈都昆，都軍，都君，乃至屈都乾，都乾，都是 PRACHANTAKHAM 的對音，其故址在今巴真府摩訶梭古城。

六. 邑盧沒國和謠離國

早在公元一世紀時，摩訶梭古城已有佛足印在，後有林邑之民避惡吏來此，說明是頗爲著名的大國。〈漢書〉說，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到都元國。〈舊唐書〉說，‘從交趾去陀洹國三月餘’，唐時所費時日少了，說明唐代的造船技術比漢時進步了許多，但所費日子仍不少，說明是沿岸而行。在漢時，海上航行多是沿岸而行。

在烏通城，發現過羅馬帝國 EMPEROR VICTORINUS (267-271) 銀幣，而 INTAGLIOS 幣發現三枚，一枚在北碧府 KANCHANABURI (蓬迪所在)，另二枚在摩訶梭古城〔24〕在烏通城和北碧府 PANOMTUAN 縣 BANDONTAPECH 村，發現稱作 LING-LING-0 的雙獸頭裝飾物，亦見于越南奧埃奧城，其年代在公元前後二世紀的四百年間。〔25〕這些蛛絲馬跡，都不免引人連想綿綿。

從徐聞合浦至都元（今泰國巴真府摩訶梭古城），船行可五月，是沿岸行。從都元國至邑盧沒國，行可四個月，這個邑盧沒國在那裡？

岑仲勉認爲，邑盧沒在蘇門答臘北端的藍無里，謠離是仰光附近的沙廉 (SYRIAM)。〔26〕藤田豐八以爲，邑盧沒即〈唐書·南蠻傳〉的拘婁密，又說在今之暹羅或緬甸附近，後又說在緬甸南部勃固附近。〔27〕皆誤。

謝光認爲，邑盧沒在泰境甲米府攀牙府到緬甸南部丹那沙林一帶。謠離是今白古地區，其得名自 HONGSAWADI。〔28〕

韓振華認為，邑盧沒爲 LAVA 或 LOPBURI（羅斛或華富里），諶離爲 SAMARATTHA 或 SYAMARASTRA，其首都在今佛統。〔29〕

許雲樵以爲，邑盧沒“當在今暹羅灣東岸”。“吾人既以步行之地爲地峽，則諶離國應在東岸。……”。許雲樵還以爲漢之諶離，即頓孫，爲今緬甸的 TENASSERIM 的對音。〔30〕但岑仲勉認爲，〈梁書〉謂城去海十里，則古代或別有濱臨海岸之市，非今日與圖中去海約百里之 TENASSERIM 耳。〔31〕

朱杰勤說：“我們認爲，邑盧沒應該是近海的商港。商船經過暹羅灣時，勢必在暹羅灣西岸下碇。我們認爲，邑盧沒可能就是暹羅灣最大入口處（今之叻丕）。”他同意諶離即 TENASSERIM。〔32〕

姚楠等說：“從都元國船行四個月，到邑盧沒國……據我們上述的理由（看來，當時的中國商船是沿海逐島小心謹慎地向南海諸國前進的），應在泰國西岸求之，可能是曼谷灣西岸之叻丕一帶。〔33〕

我的看法是：漢代去唐時達七百年，當日金鄰大灣的面貌比起墮羅鉢底時期應更深更廣，漢使海行五個月來到金鄰大灣東側之都元國，然後再沿海灣逐岸小心而行，來到海灣的西岸亦頗費時日。我以爲，邑盧沒國應是今素攀府烏通古城，當日烏通近海，是中西交通的重鎮，這裡有豐富的文物遺存可以爲証。從烏通船行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此諶離國應在今北碧府境，這裡的蓬迪遺址和 PANOMTUAN 縣的 BAN DONTAPECH 遺址，皆有豐富的遺物可爲証據。從這裡，沿夜功河上游的小桂河逆行至源頭，再上岸步行，沿著 TONGPAPUN 和今日考廉水庫底的古道，不需三日，就可到達 TENASSERIM 山脊的三塔關，從此進入緬境，下得山嶺，朝夫甘都盧走去。

邑盧沒，諶離皆在金鄰大灣西岸，漢使在諶離棄舟步行，走的是三塔關，我的看法與韓振華相同。但他主張漢使在諶離都城佛統舍海登陸，實失之過早。漢時，今之佛統尚不存在。只是，在今佛統，古時有河道可通夜功河，直至小桂河，這一帶即諶離古國之所在，亦即日後的頓遜之所在。

從漢時海行只宜沿岸而行，顧及當日金鄰大灣的地勢，再加上步行過馬來半島的條件，結合泰國的摩訶梭古城，烏通古城，及北碧府的蓬迪和 PANOMTUA 的 BAN DONTAPECH 當日皆濱海，又有其歷史皆可遠溯至漢代的文物作爲証物，如此種種，我得出結論：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都在今日泰境中部，古之金鄰大灣內，而不在馬來半島上。

注釋：

〔1〕巴東·威他耶叻〈乍汀泊半島的地理狀況〉，1983年8月5-11日，泰國宋卡府泰南研究所主辦的‘乍汀泊歷史與考古’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泰文

〔2〕許雲樵〈古代南海航行中之地峽與地極〉，南洋學報，第五卷第二輯。頁26

〔3〕姚楠，陳佳榮，丘進著，〈七海揚帆〉，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134

〔4〕見朱杰勤〈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暨南大學歷史系東南亞史研究室，1980年，〈東南亞史論文集〉，其中所引藤田豐

八著，何健民譯〈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一文。

- [5] 岑仲勉〈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東南亞歷史論叢〉。1979，頁29；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4期
- [6] 同〔2〕
- [7] 同〔4〕
- [8] 謝光〈泰國與東南亞古代史地叢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頁39
- [9]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海天出版社，1992，頁757
- [10] 同〔8〕
- [11] 提達·沙拉雅著，黎道綱譯，〈墮羅鉢底國史〉，見曼谷星 暹日報〈泰中學刊〉版。
- [12] 黎道綱〈迦羅舍弗考〉，中國海外交通研究會，“中國與東南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7年12月1-3日
- [13] 蓬西·沃帕信，提哇·素帕贊雅，〈泰國中部原沿海地區的古城所在地及有關地理的研究〉，泰國朱拉隆功大學，1980
- [14] 室薩·旺里頗隆〈坤西施古城〉，曼波朗雜誌，1982年3期，頁16
- [15] 黎道綱〈登流眉真里富考〉
- [16] 黎道綱〈島夷志略羅斛國條地名考，兼談暹降於羅斛〉
- [17] 黎道綱〈羅斛和窰里〉
- [18] 同〔8〕，頁7
- [19] 提達·沙拉雅〈東南亞古國的出現和發展〉，曼波朗出版社，1994，頁207
- [20] 披拉噴·昆沙努蓬〈玉池的佛足印古跡〉，〈藝術與文化〉，1996年7期，頁99
- [21] 空綠·巴博通〈泰國最早的巴利文碑刻〉，泰文〈藝術與文化〉，1986年7月。室利蘭卡國羅漢納第拉教授同年到此參觀，回國後，他在一部名叫TELAKATAHA GATHA（義為‘油池之歌’）的古籍中，發現了碑中出現的贊頌佛家三寶的三闕巴利文韻文。古籍中的故事，講了公元前二世紀。有個錫蘭國王，他把一位聖僧投入沸油池。高僧法力無邊，不僅未受損害，還飄在沸油池上方，繼續向國王說法。書中共有一百闕，其中二，三，四闕正是能沙布碑所見。此事載1989年2月〈藝術與文化〉，頁100，MICHAEL WRIGHT 文。
- [22] 蒙昭素帕拉滴·里沙軍〈文明之旅—泰國考古研究〉，1995年版，泰文，頁191。AWATAYAPURA 一名見于當地發現的青銅燈具基座銘文，此銘文為式岱司所解讀，義為‘不可摧毀之地’。法國波社里埃認為，此讀法正確，因在1037-1038年間，此名曾五次出現在素里耶跋摩一世時；1051年還出現一次。泰國的產教授解讀為 SRI WASPURA。唯此名未嘗見于他處。
- [23] 黃炳佛〈錦繡泰國〉巴真府條
- [24] BROWN R.L., MACSONNELL A.M. 〈蓬迪銅燈〉，JSS，1989年77期。泰文見〈暹羅文明〉，1994年10月。此文深入討論了蓬迪發現的銅燈，認為其年代不是公元前一世紀，而是公元5-6世紀。

[25] VALLBHOTAMA S.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N THE SOUT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UANG BORAN JOURNAL, 1988, NO. 3. P. 47

[26] 同 [5]

[27] 引自 [4]

[28] 同 [8]

[29] 韓振華〈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見〈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7年2期

[30] 同 [4]

[31] 同 [5]

[32] 同 [4]

[33] 同 [3]

大城王朝中期的泰中經濟貿易關係（續）

張仲木

一. 緬軍統治，經濟不景

頌勒拍瑪哈節甲博皇帝在位時期（一五四八—一五六八）泰國政經情勢前後不同，即在一五六〇年以前，政治局勢穩定，國內經濟繁榮，對外貿易擴展。一五六〇年以後，緬甸軍隊屢次向泰國進行侵襲，尤以一五六三至一五六九年可算是泰緬戰爭時期，國內局勢陷入動盪不安，經濟轉為不景，對外貿易變為萎縮。一五六九年緬軍攻陷大城，泰國在緬軍統治之下，泰人被緬甸強徵前往緬甸勞動工作甚多，致使國內勞力缺乏，影響生產減退，對外貿易幾陷停頓，對中國的經貿關係亦趨冷淡，祇于一五七八年明神宗皇帝時代曾經派遣使團攜帶國內土產前往進貢一次而已。

正當前段時期國內經濟繁榮和對外貿易發展的時候，外國商人來往頻繁，進口出口貨品繁多，因此而產生了影響國計民生的問題，即，進口貨品的安全性質與出口貨品的供求關係，政府為此即開始實行對進出口貨品的管制：一方面監督外國進口貨品，預防有礙國內安全的性質種類的貨品之進口，一方面限制國內消費需求或產量稀少的貨品之出口，這些責任委由皇家貨棧（拍康信巧）負擔，這亦可算是泰國之有貿易管制的開始。

二. 拍那黎萱，獨立中興

一五六九年緬甸統治泰國，廢除原來皇帝，另立拍瑪哈拉差為攝政王，在緬甸監督指揮下執行政府職務。一五六九年至一五八九年二十年中，可說是泰國政治經濟的衰落時代。一五九〇年，攝政王王子拍那黎萱宣佈脫離緬甸統治，恢復國家獨立，仍以大城為王都，緬軍派軍征服，由其王太子親自率領指揮，結果陣亡身死，緬軍潰敗。拍那黎萱乘戰勝餘威，進行東征西討，南平北伐，終於南面之馬來亞，東方之高棉，北部之清邁等，聞風歸順，四海昇平，泰國聲勢大振。以前疏遠的西方國家，重新前來接觸交往；曾經落入緬甸手中的印度洋門戶塔懷城和達叻詩城，歸回泰國懷抱，兩處盛產的貨品如白象、蘇木及各種香料等，又成為泰國重要的出口貨物。

拍那黎萱大帝宣佈獨立之後，一方面準備對付緬甸的進攻，另一方面重新恢復對外的關係，已經中止多年的對中國之進貢貿易，便在此時重新恢復進行，于一五九二年派遣使團前往中國進貢貿易，以此重新促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東西方各國重新恢復對泰的貿易關係中，以日本最為值得注意，日本亦于一五九二年致書泰國表示願意促進雙方貿易發展。在日本政府之准許下，日本商

船前來大城和北大年進行貿易，其後數年中依然繼續進行聯絡。住在大城內外及南部地方的華僑華人亦就乘著泰、中、日航行來往之方便與機會，進行官方以外的民間貿易，正因為華商之善于袖舞，且與中國既有貿易歷史，又屬航運中站，故在西方人士的筆記中，直接斷言泰中貿易之進展。

三. 泰國聯系，三次進貢

拍那黎萱大帝在位十五年，國內局勢平穩，國外勢力擴張，可謂大城王朝的中興階段。一六〇五年，拍億膠塔沙皇帝登位，承接拍那黎萱的餘蔭，國內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帝王善于利用這種有利的機會，認清對外貿易之重要，故積極擴展對外貿易關係。帝王建立自己的商船隊，有自己的服務人員，不單繼續發展對中、日、印等的貿易，而且更加增加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例如：對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及波斯等來泰進行貿易的人員，特別以禮相待，提供膳宿之便，東西商人中有多人榮獲帝王的特別封賞，對外關係愈加密切：

帝王保持及促進對中的經貿關係，于一六一一，一六一七及一六一九年三次正式派出使團前往中國進行朝貢，官方以外的非正式及民間貿易更加不在話下。鑒于對外關係的擴展，以及各國商人前來泰國進行通商增加，致使國內形勢逐漸呈現複雜的趨勢；尤其各國為競爭經貿利益，彼此間發生不協治的事態時有所聞，因此，政府特別加強管理，頒施貿易管制條例，嚴加曼谷等關口監督，認真限制進出口貨品，徵收各種貨物稅務。

四. 進出貨品，種類繁多

經濟繁榮，貿易發展，國內與外國生產作為進出口貨品種類和數量亦告增加。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出口貨品，除部分是在對中貿易中已曾列出者，另有部分則是對其他東西國家貿易中所特別出現的，茲僅列出主要品種數例如下：

出口貨品—蘇木、黃金、紅寶石、珠寶、白米、胡椒、沉香、梓梗、錫礦、象牙、犀角、燕窩、藤類、蘆薈等。

進口貨品—各種布類，獸毛、紗線、羊毛絨，金簿，染料、香料等。

五. 拍昭頌探，局勢不安

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開始發展，西方貿易商人和傳教人士紛紛東來，不單直接以泰國為目的地而已，主要更進而及于中國和日本等地。泰國地處東西交通樞紐，除對中直接的經貿關係外，更成為轉口或間接或溝通東亞關係的地位或性質。例如，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因葡萄牙商人在對中貿易中發生一些不愉快事件，使中國對西方國家表示厭拒之態，西方國家必須依賴泰國作為對中貿易的橋樑。

一六二三年，中國明朝熹宗在位時期，泰國拍昭頌探陛下曾經派遣使團前往中國進貢。自從億膠塔沙家帝王崩駕後，繼位帝王在位時間短暫，況又無大作為。至拍昭頌探時代，雖能充當西方對中的貿易媒介，沒奈自己國內及海運

貿易之不夠穩定安全，且中國對外貿易興趣減退，故這一時期的泰中經貿關係轉趨冷落。

在這一段期間中泰國國內外發生一些事件以致影響及于對中以至其他國家的經貿進展，擇要述之約有下列幾項：

一、王室內部的不和，終于釀成宮廷內鬩事變。

二、日本勢力侵入，使人民感受外國勢力增加之影響。

三、高棉地方發生不靖，泰國出面鎮壓無效。

四、外國人在泰國境內因互相競爭而致失和，例如，英國、荷蘭與西班牙，葡萄牙等間之互相明爭暗鬥。

五、拍昭頌探優柔軟弱，致使國家經濟、政治以及軍事都告不振。

六、官方暫止，民間維持。

盡管各種因素影響及于泰國的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使各國與泰國的經濟貿易聯系暫時趨向冷淡，但並非表示泰國是陷入孤立靜止的狀態。反之，由于外國一尤其西方勢力向東方伸展，如英國、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各在東方地區如印度、爪哇、菲律賓、以及泰國南部各大城市設立商務機構，顯然沒有存心放棄，反而是更加有意增強對泰的經貿關係，間接打擊泰國與中國的歷史聯系，使自己可對中國多分得一杯甜羹。從西方人士的有關記述及泰國的歷史記載中，可知雖然泰國官方對外貿易趨向減退，但民間的商業來往仍舊繼續照常進行，尤其泰國南部地方華人聚居人數頗眾，對中貿易仍舊進行，甚而作為東西貿易的中間媒介，即使是在大城市區以外地方的泰人華人的商業交往亦一如故態，在西方商人的文件記錄中，存有西方要求中國官方對西方人士與對泰國人士同樣看待的記述，可見泰中關係盡管官方正式朝貢疏遠減少，但民間的來往仍得繼續維持。

泰國古籍有關雲南洱海、瀾滄江及河蠻的傳說

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
客 座 研 究 員 謝遠章

泰國北部和東北部有一些用棉紙抄寫的古籍，其中有的涉及歷史上的雲南洱海，瀾滄江與古代河蠻的傳說。這些文獻的內容，有的是歷史傳說，有的是傳說故事。這些內容可以向我們提供關於探討古代泰族與西洱河蠻以及雲南關係的線索。

X

X

X

X

關於洱海的傳說

泰國最早的史籍稱“丹南”（ตำนาน），其定義是對已往事物和人物的記載。丹南產生于公元十四、十五世紀，發展於十五世紀以後，到十世紀衰落，十八世紀後半期消亡。

泰國北部在十三至十八世紀期間是蘭那王國（ล้านนา）。蘭那的許多丹南中有一部名為《丹南孟素宛納空堪》（สุวรรณโคมคำ），意譯為“金燈籠城誌”，其成書年代不詳，但人們認為在有關蘭那的地方文獻中，它的年代是比較早的。①

蘭那國又名庸那迦（โยนก）。公元1906年披耶巴差吉哥拉扎根據蘭那文②的史籍編纂《庸那迦紀年》（พงศาวดารโยนก）。紀年開頭第一章就從傳說中的古國孟素宛納空堪講起，而披耶巴差吉哥拉扎所依據的就是《丹南素宛納空堪》。

這部古籍③一開頭就講到“農些”湖（หนองแส）即洱海。它從遠古的洪荒混沌時代講起，它敘述地球在洪水退後，凸起的高地成山崗，凹陷的洼地變湖泊。大地的東南方有三個湖泊。第一個在彌鐵拉（มิลล）④地區，面十四由旬（โยชน์）⑤寬，第二個湖，距離第一個湖一個月路程那麼遠，也寬十四由旬⑥；第三個湖，距第二個湖兩個月路程，寬二由旬，長三由旬⑦。

第一個大湖住有兩條龍王，一條的巴利名叫西薩達那卡叻（意譯吉祥七龍王），另一條的巴利名叫素達那卡叻（意譯聖知龍王），各自有七千萬眾龍蛟的部下。兩龍分住該湖南北，和睦相處。兩龍王率領眾龍蛟從他們所生活的大湖，用龍爪刨掘一條水道通到瑪希河（มหิ 瑪希為巴利語，意譯大地），使瑪希河的水流入該湖。泰語稱“水流”為格些（กระแสน้ำ），因此，該湖被稱為格些湖。“格些”的格（กระ）是前綴，它本身無意義，所以格些湖就是些湖，也就是泰語農些（หนองแส）。⑧由於瑪希河流入格些湖的水量較大，所以稱為“大格些湖”。